

後漢書

冊三



後漢書卷九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皇甫張段列傳第五十五

皇甫規傳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稜度遼將軍父
旗扶風都尉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
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
不卹軍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爲羌所
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
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掾其後羌衆
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自効曰臣比
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

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

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懸猶停也出於平人回入

姦吏平人齊人也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饑襁負

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失於綏御乘

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

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

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

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振整旅衆也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

曰振旅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

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兩營二郡

謂馬賢及趙冲等二郡安定隴西也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

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

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

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

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

自陳時帝不能用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

方正對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

以獲安後遭姦偽威分近習近習謂倖親近小人也禮記曰雖有貴戚近

習畜貨聚馬戲諠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

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左傳曰人患王之無厭也故從

亂如歸也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

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先後謂進退也言國家不

妄有褒貶進退而權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

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

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

日月不光旱魃為虐詩大雅曰旱魃為虐如憐如焚魃旱神也大賊從橫

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譴誠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

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無狀者謂無善狀披掃凶

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荅天誠今大將軍梁冀河

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爲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爲

姻族梁商女爲順帝后后女弟又爲桓帝后冀即商子故曰代姻也今日立號雖尊

可也可猶宜也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

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家語

孔子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可載舟亦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可知也羣臣乘舟者

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

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

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

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

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

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尙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
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詔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
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
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
己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
死者再三遂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
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時太山賊
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車特
徵規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虜悉平延熹
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
尉段熲坐徵郭熲擊羌坐爲涼州刺史後先零諸種陸
梁覆沒營塢說文曰塢小障也一音烏古反規素悉羌事志自
奮効乃上疏曰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

牽顙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
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
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事
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
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
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
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郡將郡守
名在今渭州西即先零羌寇鈔處也東岱謂泰山叔
孫無忌反處也皆由郡守不加綏撫致使反叛其疾
也同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吳起孫
武吳將也言若求猛將不如撫以清平之前變未遠
政明習兵書不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臣誠戚之戚憂也前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至冬羌遂
大合朝廷爲憂三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
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

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咸悅東羌遂遣使乞降凉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凉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饑怙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爲將擁衆立功還督鄉里旣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

以文簿虛降非真心也

天子璽書誚讓相屬規懼

不免上疏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

蠢動也戾乖也

爰自

西州侵及涇陽

縣名屬安定郡其故城在今原州平原縣南也

舊都懼駭朝

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驚急使軍就道

就猶上也○劉敞曰案文

軍上少一字或督或領也

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

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

訪問也規言羌種既服臣即移書軍營及郡勘問誅

殺并納受多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爲忠臣之義不

敢告勞

詩小雅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慝慝

故恥以片言自及

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

先事謂前

前踐州界先

奏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旋

師南征又上凉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

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

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

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

報諸羌謝其錢貨

謝猶讎也

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

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

遺匈奴以宮姬元帝賜呼韓邪單于待鎮烏孫以公

主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妻烏孫王昆莫為夫人也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

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

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

車完封寫之權門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多載珍寶封印完全便入權門而名

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紕舉諸郡絕交離

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汙穢廉絜無

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

上左傳曰鹿死不擇音挺而走險急何能擇也其年冬徵還拜議郎論功

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

功狀規終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

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

論輸左校漢官儀曰左校署屬將作大匠也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

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臣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冗官以爲奐副朝廷從之以奐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使匈奴中郎將及奐遷大司農規復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人多意算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

言欲歸第避仕宦之塗也

吾當爲朝廷愛才

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爲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傑恥

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

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

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人以爲

規賢

○劉歆曰案文以爲規賢非是當云以規爲賢

在事數歲北邊威服永

康元年徵爲尙書其夏日食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

問得失規對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

也誠以災妖使從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謂

梁冀誅鄧萬鄧會

誅李膺等黨事也

一除內嬖

無德而寵曰嬖謂廢鄧皇后也

再誅外

臣

殺桂陽太守任膺殺南陽太守成瑨瑨太原太守劉質等也

而災異猶見人情未

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

蕃劉矩

漢官儀曰矩字叔方

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古本

反

趙典尹勳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潔

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鉤黨之釁事起無端鉤

也謂李膺等事也

虐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於覆

手而羣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
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對
奏不省遷規弘農太守封壽成亭侯邑二百戶讓封
不受再轉爲護羌校尉熹平三年以疾召還未至卒
于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
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爲之也難察皇甫規
之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己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
干祿不爲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己不疑伐而讓人無
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張奐傳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

酒泉縣名地多泉水故城在今永州晉昌縣東

北也○劉攽曰注在今永州案父惇為漢陽太守與

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

浮辭繁多時牟卿受書於張堪為博士故有牟氏章句有四十五萬餘言

與減為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

其章句詔下東觀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

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

左奠韃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十餘人寇美稷東羌

復舉種應之而與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

軍吏以為力不敵叩頭爭止之與不聽遂進屯長城

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龜茲音丘茲縣名屬

上郡前書音義曰龜茲國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

諸豪遂相率與與和親共擊奠韃等連戰破之伯德

惶恐將其眾降郡界以寧羌豪帥感與恩德上馬二

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鑊八枚與並受之

郭璞注山海經云鑊

音渠金食器名未詳形制也

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

酒以

沃地謂之酹音力外反

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

懷悉以金馬還之

如羊如粟喻多也

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

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與正身絜己威化大

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

屠音直於反

及朔方烏桓

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

時度遼將軍屯五原

引屯赤阬烟火

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與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

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

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與率

南單于襲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被誅與以故吏

免官禁錮與皇甫規友善與旣被錮凡諸交舊莫

敢爲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

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爲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爲立祠舉尤異遷度遼將軍數載間幽并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千騎或三四千騎寇掠緣邊九部殺略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詎於是上郡沈氏安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朝廷以爲憂復拜奐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

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郡曼柏縣漢官儀曰烏桓校尉屯上谷郡甯縣故曰二營兼察刺

史二千石能否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